



從日韓會談看兩國未來關係

朱少先



一、前言

韓國自一九一〇年被日本併吞，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向盟國無條件投降，韓國始依據「開羅宣言」，脫離日本統治，恢復獨立，其間因蘇盟阻撓，並扶持金日成在朝鮮半島三十八度線以北成立共產政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造成南北韓分裂；南韓依照聯合國決議，舉行單獨選舉，於一九四八年在三十八度線以南，成立「大韓民國」。其時舊金山對日和約尚未簽訂，日本仍在盟軍統治之下，日韓雙方曾透過麥克阿瑟元帥總部，發生小規模的貿易關係，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日本已成爲重要支援基地，不僅美國部隊由日本直接輸往韓國戰場，軍需補給，亦自日本供應，因而使日本經濟開始復甦，日韓關係，遂亦有進一步發展。一九五二年日本脫離盟軍管制、恢復獨立之後，在美國韓旋下，開始與南韓舉行復交談判。但由於兩國歷史宿怨及衆多懸案，此項談判先後經過李承晚、張勉、朴正熙三代政府，正式會談七次，大小商議數百回，歷時十五年，毫無結果。直到一九六三年朴正熙當選韓國第三共和總統，日本自民黨佐藤榮作執政，雙方鑒於整個亞洲局勢危殆，非共同合作，無法確保東北亞安全，乃在相互讓步及中、美兩國斡旋下，終於在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由日本外相椎名悅三郎訪韓，草簽「日韓基本條約」，並於同年十二月十八日簽訂「日韓條約」，正式恢復了兩國外交關係，填補了這個東北亞反共防衛線上的唯一缺口。

兩國復交之後，在政治上因同爲反共自由國家，且都與美國有同盟關係^①，安全利益相同，故在國際事務上，尚能相互支援，共同合作；在經濟上，除了兩國復交當時由日本給與無償贈與三億美元、低利貸款二億美元及商業貸款一億美元作爲對韓補償外，日方還給予技術援助，協助韓國經濟建設。加以復交以後，兩國政要及民間工商領袖互相訪問，增加雙方了解，不僅沖淡了

註① 一九五二年簽訂「金山對日和約」同時，美國與日本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一九六一年重行改訂，一九五三年韓戰停戰後，爲了維護韓國安全，美國與韓國又簽訂了「美韓防衛條約」。以上兩項條約，均含有軍事同盟性質；加再上一九五四年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已實質上構成以美國爲中心，透過以上三項同盟條約，結成一個東北亞地區的防禦體系。

過去兩國間的歷史怨仇，也增進了兩國合作關係。復交翌（一九六六）年，兩國經濟關係又在漢城舉行懇談會，商討兩國經濟合作問題；同年六月，日本又正式參加了在韓國召開的亞太地區九國外長會議^②，使日韓關係，獲得進一步發展，一九六七年三月韓國總理丁一權訪日，與佐藤首相會談。雙方爲了增強兩國關係，同意將兩國經濟關係擴大爲兩國部長級會議，每年定期召開，輪流在兩國首都舉行。第一次日韓部長會議，即於一九六七年八月在東京召開，其後逐年舉行，進展相當順利。但到一九七三年八月，發生了前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金大中自東京被綁架返回韓國事件；翌（一九七四）年八月，又發生旅日韓僑文世光潛返漢城謀刺朴正熙總統未遂事件。自此兩國關係，遂復陷於低潮。雙方齟齬時起，雖經多方協調，自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間勉強召開了四次部長會議，但已不若過去能充分合作，圓滑運行，一九七九年十月，韓國朴正熙總統被刺逝世，導致韓國政治局勢混亂及金大中涉嫌叛亂被判死刑，使日韓兩國關係，完全陷於停頓狀態。

今（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一日，美國總統雷根就任後第二天，即邀請韓國全斗煥總統於二月二日起在華府舉行「美韓高層會談」，其時韓國新憲法公佈未久，全斗煥能否當選第五共和國總統，尚無把握；雷根首先邀請全氏訪美，除了顯示美國重視韓國在亞洲地位外，更表明雷根對韓國政局的安定與全斗煥的當選，深具信心。雷根總統此一舉措，曾給予日本極大震撼。蓋日美兩國關係，遠較美韓關係深遠，且日本在亞洲以領導者自居，雷根竟先邀請全總統會談，而僅以越洋電話促請鈴木首相早日訪問華府，雖然挽回了鈴木一些面子，但其內心之不悅，自可想見。當時日本爲了拉攏與韓國關係，曾一改過去數年來對韓態度，透過外交途徑，試探邀請全斗煥總統在訪美之前或自美返國途中，在東京停留，俾與鈴木晤談；但韓方以國內大選在即爲由，予以婉拒，曾使日本陷於相當尷尬局面。

由於美韓會談對亞洲未來影響至大，日本無法袖手旁觀，並即見風轉舵，於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八日由日本伊東外相與韓國駐日大使崔慶祿會談，除對全總統赦免金大中死刑改爲無期徒刑表示欣慰外，認爲阻礙兩國關係的因素業已消除，決定即行恢復對韓日元貸款。同時伊東對二月二日美韓會談，寄予甚高期待，且希望在適當時期，邀請全總統訪日，舉行「日韓高層會談」，

註② 「亞太地區九國外長會議」的召開，經過相當複雜與艱困；其發展應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和政權成立之後，中華民國先總統 蔣公，有意團結韓非兩國，成立

「亞洲反共同盟」，以消滅亞洲禍源——中共。同年七月十日及八月六日 蔣公會應菲、韓兩國之邀，先後訪問季里諾與李承晚兩位總統，商討結盟事件，並已原則獲致同意，其後因美國未予支持，遂使此案胎死腹中。至一九六一年一月，菲律賓發起舉行中、韓、越、菲四國外長會議，會後發表聯合聲明，重申反共立場及保證加強合作；當時雖未能產生一項同盟組織，但透過外長會議，促進了彼此間瞭解，也奠定了共同反共基礎。一九六三年朴正熙正式當選韓國總統之後，對締盟工作更趨積極，一九六四年九月即分函中、日、菲、泰、越、馬及紐、澳等八國，擬召開一次「亞太國家九國外長會議」，並派李東元外長分訪各國，徵詢意見。翌（一九六五）年四月在曼谷先召開了一次九國大使會議，惟因各國反共態度未趨一致及日本反對外長會議成爲反共集團，故九國外長會議，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日韓正式復交的第二年六月始在漢城召開，而且正式產生了「亞太理事會」（ASPAC）的區域組織。

加強兩國關係。鈴木首相亦於同日記者招待會中，正式表示即將恢復對韓貸款及召開停頓已達三年的「日韓部長會議」。

全氏訪美返韓不久，即於二月二十五日當選韓國第十二任總統，並於三月三日宣誓就職。鈴木原準備親自參加其就職典禮，惟其時正值日本國會審議國家總預算，無法分身，乃特派伊東外相為代表，攜帶鈴木親筆函件，前往慶賀。事後並與盧信永外長及全總統會談。

近年來日韓交惡，日本應負大部分責任。現以情勢改變，且伊東外相既已移樽就教，自為韓國所歡迎。何況日本是韓國對外貿易重要伙伴，每年又有大量日元貸款提供，在韓國動亂初定、經濟困難之際，當然樂於改善對日關係。在伊東與盧外長、全總統會談之前，一九八〇年度對韓日元貸款一百九十億已於一月三十一日在漢城簽約，會談結果，決定一九八一年四月舉行日韓外長會談，九月恢復「部長會議」及儘早召開兩國首腦會談。顯示兩國關係，已邁向一個新的階段。

伊東外長訪韓結果，雖為修復日韓關係，作了若干奠基工作，但兩國間的重要懸案，諸如貿易不均衡問題、共同防衛觀點問題、經濟援助問題、對北韓態度問題等，仍相當複雜與充滿歧見，必須從大處遠處着眼，在互諒互讓下，方能合理解決。本文擬就今年八月兩國外長會談及九月第十一次「日韓部長會議」經過與結果，略加分析，並對兩國未來關係之發展，作一評估。

二、伊東外相訪韓為修復兩國關係的第一步

日韓兩國，僅一衣帶水之隔，原有唇齒相依關係。近年來因不斷發生不幸事件，雙方關係雖未到破裂階段，但已不若過去能水乳交融，其中以金大中被判處死刑事件，影響尤大，不僅使兩國定期部長會議，自一九七八年第十次會議後一直未曾恢復，且使原有對韓日圓貸款，亦未如期簽約。直到雷根總統於二月二日與全斗煥總統舉行華府會談，完全修復了自卡特政府以來的美韓不協調關係，使韓國在亞洲地位，大為增高。國際政治，原講求現實，日本眼見形勢轉變，乃極力謀求與韓國改善關係，並以伊東正義外長前往漢城參加全斗煥總統就職典禮，作為修復對韓關係的第一步。不過從兩國新聞報導及伊東外長回國後所提出之報告，可以看出兩國對若干問題，均仍存有歧見。特別是下列幾個問題，雙方立場與觀點，頗有距離，顯示兩國改善關係，並非易事。

首先對於「南北韓和平統一」問題，伊東在訪韓之前，原準備有秘密腹案：如果韓國有此希望，日本願充積極調人。伊東本人曾有兩次訪問北韓經驗，對北韓了解較深；而且全斗煥總統在今年一月十二日曾公開呼籲南北首腦相互訪問。日方認為如果經由日本斡旋，達成南北韓和平統一，不僅將使日本在亞洲乃至國際地位大為提高；且由於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之緩和，有助於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定，也可減少美國要求日本增強防衛力量的壓力，實是一舉數得。但當三月二日伊東外相與盧信永外長會談涉

及緩和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問題時，伊東除了對全總統所提南北韓首腦互訪建議有極高評價外，特別強調北韓威脅的存在，日韓兩國應有共同認識，意下表示目前並非雙方和談的適當時期。

其次關於日本對韓經濟援助問題，伊東外相與全總統、南惠祐總理及盧外長會談時，雖未提出具體數字，但全斗煥以下政府領袖，幾乎一致提出了「由於韓國積極充實國防，日本始能獲得自由與和平」的觀點。彼等表示，韓國爲了對抗共產主義威脅，支出了龐大的防衛費用，日本是間接受益者，因此希望日本在經濟援助等方面，多予加強與協力。韓國提出上項要求，主要係基於今年二月美韓華府會談時雷根總統曾確認韓國軍事力量的強化，始能維持朝鮮半島與東北亞地區安定的評價。又因雷根政府除了要求日本加強本身防衛力量外，也希望日本增加對韓經濟援助，以增強韓國軍事防衛。伊東對此，僅表示日本因受憲法限制，無法對韓作軍事協力，但將在文化、經濟方面，儘可能予以協助，暗示日本對韓「戰略性經濟協力」甚有困難。故衆料日韓正式外長會談與部長會議時，自將另有一番爭執。

再次是對北韓關係問題。日本一向採取兩面政策，日政府雖未與北韓政權有公開接觸，但曾透過議員訪問團、工商團體及民間人士，經常與北韓勾搭，故南韓屢有不滿表示。最近韓國對日本輸往北韓物資品種，特別表示關切，因爲韓國發現由陸地、海上侵入韓國國境的北韓突擊部隊或間諜所使用高速艇、卡車、通信機、潛水衣等，均係日本製造。韓國認爲日本供應北韓此類可轉用於軍事上的物資，等於間接協助北韓，增加對韓國威脅，因此在會談中，要求日本對輸往北韓的物資，應特別規定限制^④。伊東表示日本政府對抵觸「武器輸出三原則」^④之武器及「對共產集團輸出管制委員會」(COCOM)之「禁運品目表」之物資，均在禁止輸出範圍；至於一般物資包括可能轉用於軍事者，在目前日本法律上，無法採取管制措施。

另一重要問題是韓國對日貿易逆差問題。兩國自復交以來，貿易額雖逐年都有增加，但韓國對日逆差，亦相對增加，尤其是一九七八年及一九七九年各高達三十三億五千四百萬及三十三億四百萬美元；自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〇年十五年間，總計逆差已累積到一百九十億三千九百萬美元。此項貿易不均衡現象，迭經雙方多次協商，仍無法改善。去(一九八〇)年日本曾派遣官方與民間聯合採購團赴韓，原定購買韓國十二億美元物資，但實際僅採購了三億美元即告結束，韓國認爲日本缺乏誠意。這次伊東訪韓時，韓國除要求大量經濟援助外，並希望日方以投資方式，來平衡上項逆差。

由於兩國間有上述各項問題的存在，伊東外相此次訪問韓國，雖然完成了修復兩國關係的第一步，但要真正恢復兩國過去的

註③ 根據日本通商產業省有關官員透露，去(一九八〇)年日本對北韓貿易額，輸出爲三億七千四百萬美元，輸入一億八千二百萬美元。輸出貨資種類相當繁多，從

統計中甚難掌握實際狀況，但經韓國指爲問題物資者，計有卡車(二千CC以上)共值二千七百萬美元、通信機(超短波用)五萬九千美元、舊船二百萬美元。

註④ 所謂「武器輸出三原則」係一九六七年佐藤內閣所決定，對下列三類國家，一律禁止輸出武器：(一)共產集團；(二)聯合國指定禁止輸出武器國家；(三)國際糾紛當事國或有糾紛可能國家。

密切友好關係，似尚有待；尤其雙方對朝鮮半島情勢的判斷及由美國、日本、韓國共同維持東北亞地區和平與安全的觀點，差距甚大，從伊東外相自韓返日後日本方面的言論，更可看出改善兩國關係的不易。

伊東外相返國不久，即於三月二十一日奉派赴美，為安排五月雷根與鈴木華府高層會談與美政府有關官員協商。當二十三日伊東與海格國務卿會談涉及朝鮮半島情勢時，伊東根據中共所稱「北韓不會南侵」的一句空話，竟直告海格「北韓無全面攻擊韓國之虞」。伊東此項發言，曾在韓國朝野，引起極大驚訝與反感，輿論一致指責日本外相認識不足，甚且主張停開日韓外長會談。四月日韓外長會議未能如期召開，雖是為伊東準備隨鈴木訪美及其他國內事務，但上述伊東對海格所言，實為主要原因。其後經雙方協商結果，外長會談改在六月舉行。但五月日美華府會談以後，由於「共同聲明」中列入「同盟關係」與「防衛分擔」句，在日本國內引起極大風波，使首相與外務省之間，發生歧見，伊東外相為此於五月十六日引咎辭職，由園田直繼任，相關事務，不易啣接；加以日本政府又於此時決定批准由北韓對外文化聯絡協會副會長玄峻極率領之北韓「最高人民會議」議員訪問團訪日，更引起韓國強烈抗議，致使兩國外長會談，再告延期。後經日本一再解釋，謂北韓議員代表團訪日係「日朝（北韓）議員聯盟」所邀請，且類似訪問團亦曾於一九七七年五月一度來日，已有前例可援；同時北韓議員代表團此次訪日，相約不作任何政治活動；日政府對北韓政策，亦未變更。六月十六日韓國駐日大使崔慶祿與代理外相宮澤喜一內閣官房長官就此事舉行會商^⑥，獲致諒解，並決定八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在東京舉行日韓外長會談，九月十日及十一日在漢城召開第十一屆日韓部長會議。至此，一波三折的外長會談，始告確定。

三、日韓外長會談概要

此次日韓兩國外長會談，原非復交十六年來第一次，不過正式決定時間地點舉行外長會談，還是首次。過去兩國外長會談，多為韓國外長出席國際會議或乘外訪機會，途經日本時舉行，或在兩國發生糾紛時，為了謀求諒解，兩國外長亦有數次互訪紀錄；而會談內容，亦僅限於相互交換國際情勢意見，或就特定問題，謀求解決，都屬晤談、懇談性質。而這次會談，在兩國關係幾乎中斷三年，且第十一次兩國部長會議即將召開前夕舉行，顯得並不尋常；尤以會談一再延期，更反映出問題相當複雜。

會談延期原因，雖如上述，但最主要的還是由於兩國間歧見甚深。為了先作了解與疏通意見，日本「日韓議員聯盟」會長安井謙、自民黨政調會長安倍晉太郎、衆院運營委員長山下元利等執政黨要員及日本七大新聞、通信社社論委員訪問團等乃先後於六、七月間訪問韓國，與政府、民間領袖會談，以便實際了解韓國狀況，並試探韓國態度，以作改善兩國關係依據。綜合此等人士

註⑥ 園田外相因隨鈴木首相出席在加拿大舉行的「七國高峯會議」，外長一職，由宮澤長官代理。

返日後之談話與新聞報導，約可歸納爲下列數項：

(一) 韓國朝野，一致認爲蘇聯擴張軍事勢力，是威脅亞洲和平重要因素，韓國已構成美日防衛上要衝；一九八〇年代北韓在蘇聯支援下，極有南侵可能，因此韓國必須加強戰爭抑制力與經濟力。

(二) 韓國爲了防止北韓侵略，已投入GNP的六%，即國家總預算的三分之一於國防費用，因此影響國民經濟發展與民生安定；韓國雖無意要求日本分擔防衛費用，但爲了韓國安定，希望日本在經濟協力上，多予支助。

(三) 韓國如被赤化，對日本影響至大，從安全保障立場看，日本與韓國實屬存亡與共，故韓國防衛，也是爲了日本及東北亞和平，所以希望日本能擴大對韓經濟協力。

(四) 韓國明年開始實施的第五次經濟社會開發五年計劃（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需外資四百六十五億美元，其中三百三十三億美元有賴國外借款，希望自日本獲得政府貸款六十億美元，民間投資等四十億美元。

基於以上情勢，日本當局預感此次外長會談，將是困難重重，尤其對所傳韓國要求五年間政府貸款六十億美元一點，更感極難辦到。依照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原則，係以國民所得一千美元以下低開發國家爲援助對象，韓國在一九七八年國民個人所得已超過一千美元，因此日本提供經濟援助的方式，應由政府協力改由民間經濟合作。但基於雙方關係特殊，最近二、三年內，每年仍有政府貸款七千萬至八千萬美元^⑥，現在韓國要求今後五年內每年貸款十二億美元，自難支應^⑦。因此日本除於八月十三日又派外務省木內亞州局長訪韓，與盧信永外長及孔魯明次官協商外，並於十四日在首相官邸，由鈴木首相、宮澤官房長官、園田外相等舉行對策會議，就對韓經濟協力問題，進行商討。結果決定了兩項基本原則：（一）站在友好鄰國立場，儘可能予以援助，但無法作戰略性、軍事性的經濟協力；（二）先充分聽取韓國意見，再商討對策，不遽作決定。十五日木內局長返國後向須之部次官提出報告，認爲雖然韓國表示無意強制日本完全接受韓國意見，但希望日本充分認識韓國安保立場，予以經濟協力。外務省根據木內報告及首相官邸決定之原則，最後協議結果，在兩國外長會談中，對韓國安保認識可予理解，但對經濟援助與軍事防衛不能混爲一談的基本方針，不予讓步。

因在外長會談前，日本政府已有上述原則性決定，預見會談前途，無法樂觀。結果不出所料，八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日韓兩國外長會談雖如期在東京舉行，但除決定九月十日及十一日在漢城召開日韓第十一次部長會議，並隨時舉行兩國外長會談及雙方確認朝鮮半島緊張情勢繼續存在外，對韓國要求日本五年內提供六十億美元政府貸款一事，日本僅表示將誠意盡力協助，惟說明

註⑥ 日本對韓日圓貸款一九七八年度二百十億日元，一九七九及八〇年度減爲一百九十億日元。

註⑦ 一九八〇年度日本政府開發援助實績爲三三億美元；即使照日本政府計劃，今年五年內準備增至二百十四億美元，亞洲地區各國分配到一百零五億美元，每年平均亦不過二十一億美元，韓國要求每年十二億美元，已佔了六〇%以上。

區分年度	輸出	增加率(%)	輸入	增加率(%)	收支	對比
66	66	—	294	—	△228	1:4.4
67	85	27.8	443	50.7	△358	1:5.2
68	100	17.6	624	40.9	△524	1:6.2
69	133	33.0	754	20.8	△621	1:5.7
70	234	75.9	809	7.3	△575	1:3.5
71	262	11.9	954	17.9	△692	1:3.6
72	408	55.7	1,031	8.1	△623	1:2.5
73	1,242	204.4	1,727	67.5	△485	1:1.4
74	1,380	11.1	2,621	51.8	△1,241	1:1.9
75	1,293	△6.3	2,434	△7.1	△1,141	1:1.9
76	1,802	39.4	3,099	27.3	△1,297	1:1.7
77	2,148	19.2	3,926	26.7	△1,778	1:1.8
78	2,627	22.3	5,981	52.3	△3,354	1:2.3
79	3,353	27.6	6,657	11.3	△3,304	1:2.0
80	3,039	△9.4	5,858	△12.0	△2,819	1:1.9
66~80	18,172	—	37,112	—	△19,039	1:2.0
81	1,585	—	3,119	—	△1,534	1:2.0
66~81	19,757	—	40,330	—	△20,573	1:2.0

(1)單位：百萬美元。

(2)1981年6月底止。

(3)△為對韓逆差數。

(4)資料來源根據1981年8月13日韓國經濟企劃院發表。

截至一九八一年六月底，韓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已達二〇五億七千三百萬美元，而日本對韓借款共四三億六千四百萬美元，其中政府借款一三億六千四百萬美元，民間借款二三億八千五百萬美元，直接投資六億四千一百萬美元，平均每年僅二億九千一百萬美元，見本年八月十五日〔統一日報〕。

註⑧ 日韓復交十五年兩國貿易狀況如下表：

無法作防衛分擔承諾。由此可見兩國最大歧見，在於援助金額與貸款性質問題，顯示會談並不順利。

至於會談經過，雙方針鋒相對，坦直陳詞，甚至出現若干火爆場面。例如會談第一天，兩外長在相互強調今後兩國應循相互依存及團結精神創造新的友好關係之後，園田外相以先發制人方式，表示經濟協力應與防衛問題明確分離；盧信永外長雖未直接予以辯駁，但說明朝鮮半島緊張局勢日見嚴重，韓國政府為確保東北亞安全，已以GNP 6%充作防衛費用，要求日本充分理解。他進而指出：當時曾在一九六五年反對日韓關係正常化之青年，其中已有多人參加目前韓國領導階層。在此十五年間的日韓貿易中，韓國累積逆差已超過二百億美元，而日本政府貸款只有十三億美元^⑧，所以彼等懷疑日本是否真正在進行對韓經濟協力。因此盧外長要求日本正視此等青年意見，伸出誠意之手，考慮對韓國援助。又如第二天會談時，係以經濟協力問題為重心，盧外長首先要求日本充分了解韓國為朝鮮半島和平與安全所作的努力，進而要求日本今後五年間提供政府貸款六十億美元，協助推進第五次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園田外相對此，除對韓國防衛努力予以極高評價外，再度強調對防衛分擔構想之經濟協力，無法接

受；但基於兩國特殊歷史關係，爲了韓國民生安定，允在可能狀況下誠意予以協力。雙方會談雖未陷於僵局，但出現上述尷尬情況，在外交會談中，仍屬少見。

會談結束以後，兩國外長曾發表一項簡短「共同新聞」，其主要內容有下列五點：

- (一) 雙方確認朝鮮半島緊張狀態繼續存在。
 - (二) 日本在對北韓關係上，將取審慎態度，若與北韓有所接觸時，將密切與韓美兩國協商。
 - (三) 韓國要求日本在五年內提供政府貸款六十億美元，日本將誠心誠意協助；日本對韓國防衛努力有充分理解，但對防衛分擔之經濟協力，不予同意。
 - (四) 定期部長會議定九月十日及十一日在漢城召開。
 - (五) 外長會談今後隨時舉行。
- 從上項「共同新聞」，可見此次日韓外長會談成就不大，具體協議，將由兩國部長會議進行商討。

四、日韓部長會議仍未獲具體結果

日韓兩國外長會談對經濟援助問題，因雙方對援助原則與數額，差距甚遠，無法獲致協議，因此寄望於本（九）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部長會議中，能作進一步協商，達成具體決定。

本（十一）次兩國部長會議，距上（十）次會議，已有三年^⑥。會議地點，原應輪在東京，但因自全斗煥執政以來，韓國與外國舉行此種大型部長會議，尚屬初次，爲增加新政府聲望及希望日本要員能實地了解韓國情勢，故而要求改在漢城舉行。對於這次會議，韓國政府亦作了特別安排，不僅招待盛大週到，還邀請日本全體與會部長到板門店停戰線視察，全總統並於十一日在青瓦臺設午宴款待，懇談達兩小時之久。

雖然兩國在表面上充分表現了友好親善關係，但十日及十一日兩天會議結果，仍未能達成任何重要協議，連「共同聲明」亦破例無法發表。

這次會議雙方出席人員，日本方面包括園田外相（首席代表）、渡邊藏相、龜岡農業水產相、田中通商產業相、鹽川運輸相

註⑥ 兩國部長會議，原定每年一次，分別在兩國首都輪流召開，自一九六七年第一次會議在東京舉行以來，除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六年因兩國關係不甚協調而停開外，直至一九七八年九月第十次會議均相當順利；一九七九年因韓國政情不穩及朴正熙總統遇刺未能召開，其後又因金大中事件，兩國關係惡化，故停頓了三年，直到最近才召開第十一次會議。

、河本經企廳長官、前田駐韓大使；韓國方面則為盧信永外長（首席代表）、李承潤財長、高建農長、徐錫俊工商部長、朴鳳煥動力資源部長、尹子重交通部長、申秉鉉副總理兼經濟企劃院長官、崔慶祿駐日大使及崔昌洛經企院次長，陣容相當龐大。

十日第一次全體會議時，兩國首席代表致詞後，就國際情勢及兩國關係交換意見，盧外長首先強調在蘇聯擴張軍備聲中，北韓亦繼續增加其軍事力量，企圖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中共與蘇聯雖然希望維持朝鮮半島現狀，但亦甚難抑制北韓南侵；因此韓國爲了阻止北韓侵略，不得不努力增強防衛力量，相信韓國此種努力，也是爲了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安全。盧外長上項表示，間接說明了韓國是日本美國防衛上的防波堤。園田外相發言時，除了對朝鮮半島緊張狀態表示理解外，對韓國防衛努力及在韓美軍存在有助於朝鮮半島均衡之維持，給予甚高評價，惟對韓國的「防波堤論」，並未加以直接肯定，顯見兩國觀點，仍有距離，只是園田在言詞上，較外長會談時，緩和甚多而已！

在討論經濟協力問題時，情況就顯得緊張。韓國由崔經企院次長說明從明年開始的第五次經濟社會開發計劃的背景與困難狀況。他指出該計劃旨在抑制通貨膨脹、安定物價及確保增強防衛力的財源，以應社會發展需要；並說明此項計劃與韓國加強防衛努力以抑制北韓侵略有密切關聯，因此希望日本充分支援。園田外相對此，已不再讓步，再度強調過去日本絕不考慮對有關安保、軍事性質之經濟協力原則，但今後基於與韓國之特別鄰邦關係及考慮了韓國困難狀況，將誠意檢討協力方式。至此會議曾一度休會，進行會外協商，但因問題焦點，仍是協力原則與數額問題，直至深夜，仍無法達成協議。

十一日上午由盧外長與園田外相進行個別會談，因鑑於雙方意見分歧，決定不發表共同聲明，而改爲「共同新聞」，對經濟協力問題，仍同意繼續商討。其他有關部長亦曾進行個別會談，以貿易均衡問題爲主，其餘均屬事務性協商。中午全體與會人員參加全總統午宴後，即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並發表了一項簡單的「共同新聞」。至此會議匆匆閉幕，日本代表團，當晚即乘機返國。

第十一次日韓部長會議，雖未獲具體協議，亦未發表「共同聲明」，但最後仍能發表「共同新聞」，顯示會議並未發展至決裂程度。「共同新聞」內容，與八月兩國外長會談所發表的「共同新聞」內容大同小異，不過雙方在部長會議中對於下列四點，已作了若干讓步，留下了繼續協商餘地。

(一) 雙方除確認朝鮮半島緊張狀態繼續存在外，對於「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定對維持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和平與安定極爲重要」的觀點，意見一致。

(二) 經濟協力問題，日本表示將在經濟協力基本方針下盡力予以協助，並同意透過外交等途徑，繼續協商。

(三) 雙方同意兩國首腦會談，應儘速召開。

(四) 第十二次部長會議，定明年在東京舉行。

就上項「共同新聞」以觀，雙方對朝鮮半島和平與安定對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和平極為重要一點已有了共同認識，對會議主要議題的「經濟協力問題」，同意今後將透過外交途徑，繼續協商；同時雙方亦寄望於兩國首腦會議，以政治解決方式，突破此項難題。

五、日韓關係前途展望

從八月日韓兩國外長會談到九月部長會議，韓國對日本，一直採取強硬姿態，不稍作讓步；其所以堅持的原因，係基於下列三項背景：

(一)在今年二月美韓華府會談後，美韓關係業已加強，雷根總統不僅宣佈不再撤退駐韓美軍，並確認韓國在遠東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全力支持韓國加強軍備，以對抗蘇聯及北韓侵略。在五月日美高層會談中，鈴木首相亦同意維持韓國半島的和平與安全對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和平極為重要，日本雖無法給予韓國軍事援助，但將儘量給予經濟協力。在加拿大渥太華七國高峰會議中，日本也表示為對抗蘇聯威脅，願以西方一員的立場，分擔責任。目前蘇聯與北韓正積極擴軍，北韓的武力統一政策迄未改變，近年來南北韓雙方武裝衝突與北韓間諜活動時有發生，朝鮮半島緊張情勢，有增無減。韓國為了對抗侵略，在防衛及民生安定上，以美國的軍事支援與日本的經濟援助，作為兩項重要支柱，故其要求日本大量增加經濟協力，似屬名正言順。

(二)韓國自第二次石油危機後，經濟上一直陷於「通貨膨脹」、「不景氣」、「國際收支逆差」等苦境之中，加以前（一九七九）年朴正熙總統遇刺逝世後，政局動盪不安，去年又遭農業歉收，故去年經濟成長，出現了二十四年來第一次五·七%的負數，其困難自可想見；今年開始，雖然漸有好轉跡象，但危機仍未消除。尤其爲了增強防衛力量，韓國已以國民總生產（GNP）的六%投入國防費用，佔了國家總預算的三五%，負擔相當沉重。韓國爲突破經濟困局，自明（一九八二）年開始實施「第五次經濟社會發展計劃」（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依照該項計劃，在五年內需要外資四百六十五億美元，其中三百三十三億有賴外國借款。由於上項五年計劃與韓國「第二次戰力增強計劃」，具有直接關聯，故計劃成功與否，亦與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和平與安全及日本經濟繁榮，息息相關。因此要求日本在今後五年內，提供政府借款六十億美元，而且認爲每年韓國對日貿易逆差均在三十億美元以上，現僅需日本提供每年十二億美元政府借款，並未苛求。

(三)全斗煥執政後，韓國的舊政治人物大部分已由年輕一代所取代；而且此輩新近人物均居政府要職或成爲國會議員與工商界領袖。此等人士，曾在李承晚政府時代接受反日教育，對日本的機會主義與功利思想，都抱不滿態度；而且大多數在美國留學，不若老一輩與日本人有較深感情。一九六五年兩國復交時，上述人士，又是反對核心人物，對日本均無良好印象。尤其兩國復交

十六年來，韓國對日貿易逆差，累積已有二百零五億五千三百萬美元^⑩，而政府借款僅十三億三千八百萬美元，僅佔貿易逆差的二一·二%，日方竟不同意，更使此輩人士懷疑日本是否對韓援助具有誠意。況彼等更認為韓國在經濟困難中，仍為加強防衛而努力，藉以維護遠東和平與安全，日本豈能袖手旁觀。

至於日本方面，雖然承認朝鮮半島緊張情勢依然存在，且確認韓國防衛努力，有助於遠東和平與安全，但對北韓南侵威脅，認為不若韓國所稱之嚴重，而且日本受憲法限制，無法參與集體防衛，政府對外開發援助，亦限於安定民生及經濟發展，援助對象亦僅限於國民個人所得在一千美元以下之低度開發國家，超過此數者，以民間協力為重點。韓國一九七八年的國民所得已超過一千美元，去年已達一千五百零六美元，早該停止政府援助，但基於兩國關係特殊，每年仍有約一億美元政府貸款。去年日本對韓所提供之經濟協力，連同民間投資，共計三億二千萬美元，認為數量已屬相當。何況一九七三年第七次日韓部長會議共同聲明中，已明白表示韓國第三次五年經濟開發計劃在一九七六年完成後，日本對韓經濟協力，應由政府援助移向民間合作；一九七八年第十次會議時再度強調上項原則。加以日本政府開發援助數額有限，依照目前計劃，今後五年內預計增至二百十四億美元，對亞洲地區分配一百零五億美元，每年平均二十一億美元；亞洲地區低開發國家要求援助者甚多，日本自無法每年以其中的六〇%完全貸與韓國。此為日本重大困難之一。同時韓國以「日美防波堤」為由，要求日本大量援助，日本政府鑒於今年五月日美會談後「共同聲明」中列入「日美同盟」及「防衛分擔」後所引起的議會及輿論猛烈攻擊，更不敢再蹈覆轍，故一直強調經濟協力與軍事防衛分離，態度亦相當堅定。

基於兩國立場互異，使日本對韓經濟協力問題，無法獲致協議。但在蘇聯威脅下，日韓兩國存亡與共，亦為不可否認之事實。而且日本既欲成為西方一員，共同對抗蘇聯，自不能以「憲法限制」、「和平主義」等理由來搪塞韓方要求，而必須以誠意及負責態度，克服一切困難，給予合理解決，展望日韓關係前途，雖是困難重重，但兩國政治家如能從遠處大處着眼，並基於共同利益，互諒互讓，最後兩國間的友好合作，當能更臻密切。

註⑩ 同註⑧。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脫稿